



一部关于那个神秘山村的怪闻笔记

沙开云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山村怪谈



沙开云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山  
林  
風  
雲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山村怪谈/沙开云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113-1984-5

I. 山… II. 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9444号

# 山村怪谈

SHANCUNGUAITAN

---

著 者 / 沙开云

责任编辑 / 文 锋

封面设计 / 雅格书装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16开 印张 / 17.75 字数 / 300千

印 刷 /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984-5

定 价 / 29.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001 **第一章 狐事**

狐看着九命，眼神恶毒冷艳。九命想，这狐怕是快要成精了。

019 **第二章 出坟**

九命的爷爷去世一个月了，如今村里百余人却看见了爬出坟的他来向九命讨要棺材。

043 **第三章 生人勿近**

勿近凶灵，这四个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到底何为凶灵？

059 **第四章 魔狐之杀**

母狐复活，魔狐杀开始，就算只是喝了一口狐汤，也难逃这般命运。

083 **第五章 诱狐**

两只小白狐能否诱出母狐？这惊险的计划是否能够捕捉到那凶狠的母狐？

115 **第六章 游戏**

深夜到阴森的房屋里玩儿这个游戏是非常惊悚而刺激的，但，这世界上有鬼么？



133 **第七章 初入山村**

带着“皮面桃花”的所有疑问，他们踏上了前往犀牛村的路途。

161 **第八章 七月节**

难道李柳氏真的还咽着这口魔气不得安息？她听见了李柳氏在坟墓里的叹息声了。

183 **第九章 梦游杀人**

凶手真的是她么？她平时连蚂蚁都不忍心踩死，现在居然背负上两条人命……

207 **第十章 再回山村**

一年之约就剩下半年了，然而无论真相是什么，都似乎是死路一条。

239 **第十一章 瘴里瘴外**

折叠落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他已经在瘴里瘴外迷失了方向……



## 第一章 狐事

狐看着九命，眼神恶毒冷艳。九命想，这狐怕是快要成精了。



九命的爷爷在世时，是个阴阳怪气的主儿，穿着一套黑底白花的寿衣，连睡觉都不肯脱下，他面容瘦削但骨骼奇大，看上去像一只活脱脱的饿死鬼。

在早些年间，他连棺材都为自己准备好了，不曾想被天杀的孙子九命偷去换酒钱了。也从那时起，他就把寿衣穿上了，倘若连寿衣也被变卖，他死后就再没一点儿行头了。

当九命的爷爷终于病倒在床后，九命就不再给他饭吃了，九命的爷爷在咽气前两分钟，一直问：“我死后你怎样安葬我，用一张破草席裹着丢到坟坑里吗？”九命冷冷地看着爷爷，不给他一个准话儿。

爷爷等不到回答，怨恨地道：“你如不给我一口棺材，我必然会爬出坟来向你讨要。”

九命不相信鬼神，自然不把爷爷临终前的话当一回事儿，所以真的用草席裹住爷爷，把他扛上山。

在填土时，九命无意间看见爷爷深陷的眼窝儿正在往外溢眼泪。爷爷的身体早就僵直了的，真是奇怪，尸体也能流眼泪了！

更令九命想不到的是，他第一铲土覆在爷爷身上时，爷爷闭着的双眼倏地睁开了，直愣愣地盯着他，那眼珠蓝幽幽地如生灵野兽的眼珠。九命看到这眼睛的第一感觉却是：狐眼！爷爷倏然睁开的眼睛像极了狐眼，透出阴邪的狐媚气。

九命一个激灵，全身汗毛竖起炸开。他强压住恐惧，推了些土入坑，之后连铲子也不要，慌不择道地下山了。

当九命向几个酒友谈起爷爷睁眼之事，一个酒友从科学的角度解释道：“只因那一铲土击中了死者能牵动眼皮的神经，不奇怪，不奇怪。”

九命闻言，甚觉有理，不曾想另一个酒友又道：“死人突然睁眼是大凶之兆，你要当心。”

九命的心又悬起来，但嘴巴仍然硬着：“爷爷说他死后我如不给他置办棺材，他必然会讨要，我还真不相信死人能爬出坟，我赌的就是这个。”

爷爷死后，九命只能与一头驴相依为命，驴是头母驴，怀了身孕。

一日，九命喝酒却苦于找不到下酒菜，把驴杀了又未免可惜，毕竟它快生产，吃不完的肉也存放不了几天，就会腐烂。

九命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生取驴肉！之后再往伤口撒上草木灰止血。

当时村里的人大都善良，而九命竟做出如此残忍之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村里有个皮影匠人叫张得顺，玩儿了大半生的皮影，一是有兴趣，二是为营生。这天，张得顺打了几斤酒进了九命家门，一番畅饮之后，张得顺提出去驴房看驴。

才刚黄昏，天边还有些亮光，九命还是点了盏油灯在前面带路。母驴本来是蜷缩在墙角的烂草堆里，见有人进来，支起前腿，挣扎着起身，眼神充满恐惧。

张得顺仰起脸，两股眼泪长淌。九命奇怪地道：“你居然为了一头驴哭？”张得顺笑里含泪：“人老了不中用，容易动感情。”

九命仍是不解：“可它毕竟只是一头驴，生来只为推磨，直至被人宰杀。”

张得顺摇摇头，说：“做人应当常怀慈悲心肠，不如给它一刀，来个痛快吧。”九命看了母驴一眼，“或许这两日便生产了，好歹给我留一头小驴。”

说话间，只看见母驴弓起身子，一番喘气之后，果然生下了一只幼崽。

小驴浑身毛茸茸，母驴温情地为它舔净身体。继而，它又叉开后腿，为小驴哺乳。

张得顺看见小驴吸出的不是奶，而是血了，正想将小驴抱开，突见母驴发狂，扬起前蹄准确地击打在小驴脑袋上。待九命反应过来，小驴已被踢死。

母驴悲鸣一声，随即落气。九命不解恨地踹着母驴身体，咒骂道：“果然是畜生，连自己的孩子也弄死。”

张得顺说：“母驴是怕小驴落在你手里，将来会如它一样的下场，它好歹也为幼崽哺了一次乳。”



九命听出张得顺言语之中含嘲讽之意，还击道：“你玩儿了大半生的皮影，皮影也是用驴皮做的吧？”

张得顺含笑不语，九命说：“我是从小看你的皮影戏长大的，我最喜欢那出《人面桃花》，我见这母驴肚子上的皮挺好，不如你就用这皮料做个小皮影送给我吧。”

张得顺目光闪烁，想想应承了。九命又道：“村里的小翠姑娘最漂亮，若小皮影人的相貌跟她有几分相似，就最好了。”

“没问题，我仿着小翠的模样制作便是。”张得顺捻着山羊胡说。

九命一时有些欢喜，拉着张得顺又喝了点酒，才剥下母驴肚子上的皮交给了他。

大约过了十天，张得顺交给了九命一小皮影人，其轮廓果然极像小翠，九命拿在手里玩耍，张得顺道：“皮影人是有灵性的，你得好生尊重，不可亵渎，尤其不要乱了阴阳。”

“怎样才算得乱了阴阳？”

“在我们这个行当里的人都知道，不可让男皮影人与女皮影人同置一箱，更不能让男皮影人压在女皮影人身上。”听罢张得顺的话，九命不屑道：“不就一张薄皮吗，连厚度都感觉不到，还说得那么神神叨叨的。”

张得顺只是微笑，没再和他争辩，背着手出门了。

晚上睡觉时，九命钻进被窝，将皮影人举在头顶，说：“小翠，为我跳个舞。”随即双手配合着舞动皮影人的四肢，而后又道：“让我亲下。”便将皮影人放进被窝。

一月之后，九命胸口上长了一大块毒疮，流着恶臭的浓，奇痒，村里的土郎中诊断之后道：“唯一的办法是把毒疮和周围的肉一并剝去，否则性命难保。”

村里医疗条件落后，没有麻药和止痛药，所以村里人听九命嚎叫了一星期。

九命不相信报应，所以他刚能下床的时候，就把皮影人用筷子小心地夹到桌上，放平了之后仔细观察。他想起当初要张得顺制作皮影人时，张得顺眼里闪烁着一丝难以琢磨的光，况且皮影人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光是对皮子的手工打压就要几百次，他怎么能如此爽快地应承了呢，莫非他包藏了祸心？

九命怀疑皮影人身上被涂了毒，若是如此的话，是能看出痕迹的。

九命一寸一寸地观察，最终他在皮影人胸口处看见了一个异样的点。这个

点如芝麻颗粒般大小，稍微凸起，因为上了彩，所以掩盖了以前的颜色。

结症找到了，九命恍然省悟，之前因他日复一日割驴肉，驴的旧伤未好，又添新伤，血里便生了毒，毒血循环滞留于皮，他回想起，后来母驴的皮外确实是生了小粒的毒疮了。

九命生疮是因为夜里光着身子搂着这张含毒的皮。

张得顺应该提前预测到了九命的下场，也在送皮影人时给了暗示，九命不听，活该承受剜肉之痛。也好，借此给他一个教训。

奈何九命好了伤疤忘记痛，全然不知悔改。

## 2

这天，九命在山上转悠了半天仍一无所获，两手空空。懊恼之余他坐在山嘴的一块大石头上裹草烟。

此时正是黄昏，霞光把山都镀了层金子色。九命无意地一偏头，竟看到几步开外，有一只成年母狐在呆呆地瞅着自己。

他丢掉烟，快速抓起枪。母狐仍没逃走的意思，直愣愣地瞅着九命。

九命很好奇，这狐为什么不跑？他想，它既然不跑，那自己便有足够的时间来探个究竟。他放下了枪，走向了这只成年母狐。

走近后细看，九命击掌大乐，这分明是一只被牛脚筋草缠住后腿无法脱身的狐。牛脚筋草是一种丛生的细长植物，韧度极强，而且有粘附性。被它缠住，别说狐，便是大水牛也挣不脱。

这只母狐膘肥体壮，毛色金黄。九命从口袋里掏出绳子将狐牢牢捆住，这才用刀割断牛脚筋草。

这狐有张上好的皮，用枪打死，狐皮上便有了子弹的洞，价值会因此大打折扣。

此时，狐已被九命捆得像粽子，它没做丝毫的挣扎，狐知道一切都已经是徒劳无益的。它被九命丢在地上，它漂亮的皮毛上附满灰尘和碎草。这是一只狼狈不堪的狐。

俗话说，久病也成医。九命究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而且又打猎多年，他学会了观察动物的表情和眼神的能耐。

此时，他看到的是母狐那充满悲情眼神，再根据它腹部鼓起的奶囊，九命可以判定的是：这狐正在哺育着幼狐。

九命现在想的是如何用这只母狐诱捕它的孩子。

夕阳将落，山成了青黛色，树影憧憧，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这座山是阴山，阴气重。相传曾经有人在黄昏时，在下山的途中遇到过生人魂。在这里，一直都有一个传说，传说在人死之前，他的灵魂事先会脱体而出，去收主人这一生走过的所有足迹。只有把足迹全收了，主人才会死得安心。这收足迹的魂就叫生人魂。

九命想到这里，心里有些发毛。得速战速决，他可不想呆在这个地方，万一碰到了生人魂，那会被活活吓死的。

暮色更浓了，九命心生一计。他躺在大石板上，用草帽将脸盖住，佯装熟睡。这计策果真奏效了，他听见小动物爬动的声响。

他眯起眼从草帽里向外偷窥，只见五只幼狐已爬到母狐旁边，正用稚牙啃着母狐身上的绳。

九命想，谁说狐是最狡猾的动物，现在看来不过如此而已，一点儿小伎俩就将它们全诱了出来。九命这种人是不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或许，这五只幼狐本来就熟知他在佯睡，所以出来不过是要与母亲同生共死罢了。

九命把五只幼狐装进口袋，他明显地看见了母狐绝望的眼神。回家后，九命杀了三只小狐，还提起刀，在母狐眼前挥舞着说：“明天再宰杀你另外两个幼崽，后天才轮到你。一锅炖固然省事，但几天吃不完肉就变味了。”

那尚未遭毒手的是两只小白狐。九命也有些纳闷，红狐也会生产出白色的后代吗？莫非那只配种的公狐原本也是只白狐？

费了些时辰才炖好了狐肉。九命上街打了些散酒，又叫上了些平日关系要好的哥们儿。那些狐朋狗友听说有嫩狐肉吃，还有酒喝，跑得比兔子还快。殊不知，他们的一只脚已踏入进了地狱之门。

一伙人勾肩搭背，嘻嘻哈哈地拥进了屋，满屋子的奇香，众人贪婪地深深吸气。一个小伙子鼻子最灵敏，他使劲儿嗅了嗅说：“不对劲儿啊！我怎么闻着这香气不纯呢？”

九命笑着说：“哪儿不纯呢？”

小伙子答道：“香味里夹杂着一股血腥味。”

九命笑了两声：“算你鼻子灵敏，实话告诉你吧，幼狐是烫死后才被刮去皮毛的，所以狐血含在肉里。都说狐血最补，算你们有口福了。”

听罢，小伙子又嗅了嗅说：“还是不对，我闻到的是生血的腥臭味。”众人闻言大笑，“你以为你是吸血鬼呀，还能嗅出生血的味道，这分明是肉香味嘛！”

小伙子被骂了，也不再坚持还嘴，他找了个位置坐好，给众人倒酒。不多时，九命舀了一大盆狐肉连着汤端上了桌，肉果然是非常爽嫩可口。

众人把肉吃到饱处，把酒喝到酣处，话语自然就多了。因吃的是狐肉，话题就自然转到了狐身上。

九命说：“狐是最狡猾的一种动物，你知道它是如何半夜进村偷鸡的吗？”众人纷纷摇头表示不知。九命一时觉得自己有些博学多才，见闻识广。他趁着那股酒劲神采飞扬地道：“狐摸进鸡圈后往往会选最大的公鸡下手，但是公鸡体重呀，如果咬死再叼走，运到山洞岂不把狐也累死？”

有人答话：“公鸡总不能自己走到它洞里，再把脖子伸给它咬吧。”九命拍了下大腿说：“算你猜对了！”

众人大奇，纷纷道：“九命你当真是吹牛吹上了天，也不怕把天给吹破。世间哪会有如此离奇的事，像是鸡不想活了，想自杀似的。”

九命也不回答，自顾喝酒，他要吊足众人的胃口。众酒徒中有按捺不住好奇的，早就掏出烟来散了一圈儿，并给九命恭恭敬敬地点上了火。

九命美滋滋地吸上了一口烟才说：“狐狸进鸡圈后，根本不会将鸡咬死，而是骑在鸡背上，用嘴轻轻叼住鸡头，再用尾巴拍打鸡往前走。”

有人问：“那狐狸是怎样控制鸡行走的路线的呢？”九命回答：“那还不简单，狐狸不是用嘴咬住鸡头的吗？这不等于司机握住了方向盘，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众人哄笑，酒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推到了高潮。

笑过后，又有人质疑地问：“一只狐至少十来斤，鸡背得动吗？而且还要爬山路？九命你真是在吹牛皮。当真火车靠推，牛皮靠吹。”

九命冷笑道：“你还嫩着呢，你吃过的饭没我吃过的盐多，你走过的路没有我走过的桥长。大千世界可谓无奇不有。采用这种方法偷鸡的狐是一种小体型狐，俗称小柴狐，成年的也只不过三四斤而已。”

又有人笑道：“九命，你说得这么神，好像你亲眼见过似的。”

九命嘴角一咧，说：“这还不是狐狸的最有趣之处。下面我再给你们讲一

个关于狐狸的奇闻，我保证你们会听得流鼻血。”

“快讲吧。”想听故事的那个人又忙给九命上烟点火。九命叼着烟说：“人们总爱把风流的女人形容为狐狸精，你们知道这是为何？”众人皆摇头。有个小伙子猜测说：“莫非狐狸本就是一种生性风流多情的动物？要不就是母狐喜欢勾引公狐。”

坐席里有个年纪稍大的中年人说道：“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单从字面上讲，‘狐’字从‘孤’字，由此可见狐是一种生性孤傲的动物，喜欢独来独往，宁愿一生孤独也不过群居生活。”

“你们慢慢猜吧，你们就是把脑袋想破了也想不出答案。”九命继续故弄玄虚。

中年人摇着头：“把风流的女人比作狐狸精也许是世人对狐狸的偏见，是对这种动物习性的不了解，不过话又说回来，除人以外狐应该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了。传说狐已进入了人世的轮回。一般的狐鸣便已如婴儿啼哭，这就带有了几分的人气。又传说狐死时总会面对山丘，也不知道它还在眷恋什么。狐似乎也是有了如人一般的心思。”

“其实，人们为什么会把主动勾引男人的女人比作狐狸精，道理很简单，因为狐狸确实能幻化成美女，并会主动与现实中的男人接吻。”

九命此言一出，众人哄笑声的气浪只差把屋顶给掀翻了。有人去摸九命的额头说：“你是酒喝多了，还是发烧烧糊涂了，你当你是蒲松龄在写聊斋吗？你是不是也想变成一个落魄书生，碰见一只修行千年的狐？”

有人嬉笑着说：“可惜这个书生爱吃狐肉，他若真碰见一只修行千年的狐，只怕这只狐也会剥了他的皮。”

九命怒斥道：“就我一人吃了，你们没吃吗？若真有魔狐存在，一样会剥了你们的皮。”

在座的谁都不曾想道，九命的话不幸言中，血腥恐怖的魔狐杀即将展开。

过了一会儿，中年人说：“我们刚才是在谈论为什么会把妖媚的女人比作狐狸精，怎么给扯远了？九命你刚才说狐狸能幻化成美女，并主动与现实生活中的男人接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别打哑谜了，说出来也让我们长点儿见识。”

九命慢悠悠地说：“我只能告诉你们，狐狸能变幻成美女，这不是天方夜谭。

也并非迷信说法，这确实是能找出科学依据的。你们试想，蒲松龄为何在书中多次描述狐狸精，想必他本人是亲眼见过的。”

“你说由狐狸变幻而成的美女会主动与男人接吻，仅仅如此吗？”有人嬉笑着取闹道。

“它也许还会借接吻之机要你的命。”九命恶狠狠地说。众人听得有些恐怖，不由将目光扫向了那只还被关在笼里的母狐，只见母狐也是直愣愣地瞅着众人。

九命忽然直愣愣道：“你们看到没有？母狐刚才好像冷笑了一下。”狐笑？狐会笑吗？还是冷笑？九命似乎喝高了，越说越玄了。

忽而，他捞起一块狐肉丢到笼里说：“我有次吃狗肉剩了点，就顺手丢给我家看门的那条大黄狗。你们猜怎么着，大黄居然闻了闻就远远走开了。难道它能嗅出是同类的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只母狐能不能嗅出这是它幼子的肉。”

“九命，你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吧，俗话说杀人也不过是头点地。”中年人劝道。

九命笑了一下：“我这仅仅是杀狐。”众人不再语言，他们吃惊地发现母狐嗅了嗅幼狐的骨头，流泪了，但它流的是带血的泪，而且它的眼珠更显得翠绿无比。

狐低声地悲鸣着，其声鸣之凄惨，竟如一个年轻女子在啼哭。在场的人无不觉得后背发寒。

母狐快成精了，九命想。

## 3

夜深，客散。九命收拾了残席上床睡觉，可他怎么也睡不着，酒劲儿直往上冲。九命尚未结婚，也无女朋友，他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游手好闲之徒，哪个好人家的姑娘会看得上他？

九命对女人完全是陌生的，仅有的一点见识也是来源于躲在岸边大柳树上偷偷看村里的女人洗澡，可惜隔得太远，看不太清楚。

其实此时正是盛夏，天气热得让人差点就要窒息。村里劳累了一天的女人往往会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下河洗澡。九命想到这儿，趴在窗台上看了下月亮。



在这个时辰，女人们该出动了。女人们半夜下河洗澡往往都是三五成群结伴儿去，但一些害羞的小姑娘却不愿把自己的身体展现给任何人看，哪怕是姐妹，所以单独去洗澡的小姑娘，九命也见到过，她们往往又要等村里的妇女洗完后才姗姗而来。

九命借着月色，轻手轻脚地爬上了柳树。这棵柳树怕也有千年了吧，粗大的树干几个人牵手都抱不住。风一吹，柳条张牙舞爪的，像老妖怪的长须，九命想，这柳树怕是也快成精了。河面上很安静，河水在微风的吹拂下泛起微波，将月亮荡成银光闪闪的碎片。

九命眯起眼安心等待。他有种预感，就在今夜，他将有一场艳遇。远处传来了细细碎碎的笑声，九命睁开眼，拨开柳条向外窥测，是几个村里的少妇来了。

四周很安静，往常那些整夜整夜鸣叫的虫子似乎都睡着了，九命可以很清楚地听见她们的谈笑。

“谁胆子这么大，敢偷看老娘洗澡。”一个少妇突然破口大骂。九命一惊，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另外几个少妇帮腔跟着吼：“要看就光明正大走过来凑近看，别偷偷摸摸的。”

咒骂间，少妇们从河底捞起些鸡蛋大的石头捏在手上威胁道：“再不现身，我们可要用石头打了。”

深草抖抖索索地晃动，从里面钻出来一个小姑娘，却是村长的小闺女，叫小翠。小翠害羞地说：“嫂子们，我是想来洗澡的，见你们在就没好意思出来。”小翠是十里八乡挑不出来的美女，芳龄二八。

“原来是小翠呀。”几个少妇上岸来拉住她，“快脱光了跟姨们洗。”小翠不敢看这些光着身子的少妇，用手把自己的衣服死死按住，不让她们扒。

“怕什么羞，迟早还不是要给男人看。”少妇们的嘴可真够损的。

小翠连耳根子都烧红了，她用尽力气才挣脱出了妇女的包围。她垂下头猛跑，只留下一句话：“等你们洗完了我再来。”九命心里咯噔了下，小翠说，她还会回来洗澡，那时，整个空旷的河面上就只有她和自己了。

九命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这些女人，洗了这么久还不走。九命心里咒骂，他怕他的小翠等不及了就回去睡觉了。

那些少妇还在不紧不慢地搓洗。不一会儿，有个少妇打了个冷战说：“我

们还是走吧，我感觉不对劲，像有脏东西。”此言一出，另外几个也给吓住了。另一个少妇也磕着牙巴骨说：“我也觉得有不干净的东西，只是不敢说出来，我们快走吧。”几个少妇再无心嬉戏，急急忙忙上岸穿衣。

河岸边的茅草轻轻地晃荡了一下，便停止不动了，一阵微风吹过，风里透着阴森的寒气。

她们终于肯上岸了。九命长吁一口气，他悄悄下树，将自己的衣服裤子全扒了，赤身裸体地蹲在草丛里。少妇们走远了之后，四周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本来是晴朗朗的夜空，却陡然间从四面山头儿飘过来些墨汁般的黑云，把天都遮了一大半。

小翠果然来了，穿得还是那一件桃红短袖衫。她轻盈地移动着脚步来到河岸边，四处张望了一下，才开始脱衣服。

突然，小翠看见一个人冲了出来，她吓得尖声惊叫。待她定神细看时，才看清楚了来的是九命。

同样对男女情事一窍不通的小翠突然面对了这样的场面，那也是如天塌了般的惊恐。

九命闭上眼，让自己安静了片刻。待心绪稍微缓和了一点，他才艰难地移步到小翠身边。

小翠起初死命地挣扎，后来双手竟如树藤般地绕在了九命身上。

事后，两人下河嬉戏。九命说：“小翠，为了你我重新做人。我要到你家去提亲，你能嫁给我吗？”小翠痴痴地笑道：“我人都是你的了，自然是此生非你不嫁。女孩子的第一次是最宝贵的了，我把它都给了你，你今生今世都不能负我。”

“我不会负你的，否则我此生不得好死。”一阵奇香直扑九命耳鼻。九命乐不思蜀，沉浸在其间不能自拔。

九命踏着沾满露水的青草，唱着欢歌回到了家。借着微弱的晨曦之光，他掏出钥匙打开了木门。屋里仍是漆黑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九命瞎子摸路般地在屋里摸索着油灯的位置。突然，他听到了一连几声“嘿嘿”的冷笑声，再

清楚不过，的确是一个女人的冷笑声。这声音有说不出的凄楚刻毒，说不出的妖艳诱惑。

九命吓得头皮发麻，汗毛一根一根地立了起来。

“谁？”他大喊一声壮胆。冷笑声停住了，屋里死一般的寂静。过度的安静有时却更能增加人的恐惧感，九命神经质似的四处张望，周围仍是一团浓得化不开的墨黑。突然，九命惊恐得仿佛丢了魂魄一般，他分明看见了一双绿幽幽的眼，这眼睁得滚圆，在暗夜里死盯着他，这绿光使九命一下就想到了坟茔里的鬼火，唯有鬼火才有这般浓的魔气。

九命盯着这双绿眼，还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了，他把爷爷用草席一裹丢在坟坑里，当第一铲土覆盖在爷爷身上时，爷爷突然把眼睁开，那眼就如这只眼一般，翠蓝翠蓝的，冷毒中透着阴邪的媚气。

莫非爷爷爬出坟来了？

九命之所以被吓得半死是因为他还沉醉于与小翠的男欢女爱里，冷不丁地被这一激吓昏了，待九命回过神来了，他才想起尚关在笼里的那只母狐。

一般的狐鸣便如婴儿啼哭，刚才的那恶毒冷笑声必然是母狐发出的了。他划燃了油灯，看见了母狐不安地在笼子里四处走动。关狐的笼子是用生铁铸成的，狐休想逃脱。九命想，天亮一定得杀了这狐，这狐快成精了，真的会如女人般冷笑，着实吓人。

继而，母狐嘴里又发出了人般的抽泣声。九命却看到它的眼不知何故又突然灰暗了。

不对！九命身上的汗毛突然一下全部向外炸开。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有脏东西进屋了，空气好像在轻微地颤动，仿佛有一个透明的人在屋里来回地走动，九命明显感觉到这东西在向他靠近了，甚至可以听见他的呼吸。

“咚、咚、咚。”是谁的心跳得这么响？九命屏住了呼吸，可他还是听见了另外一种粗重的喘气。

最要命的是——煤油灯的火苗逐渐地微弱下去了。

灯芯是上好的棉花搓成的，油也是新加满的。为何灯火会弱下去？一切都太不正常了。九命的脑袋“嗡”地响了一声，他竟然在墙面上看到了一双手的投影，这手影硕大无比，十指尖尖，正向着火苗的投影捂去，而油灯的周围却空空如也，厉魂捂灯！